

青少年中国古典文学精读·讽刺谴责卷

官场现形记

原著 (清)李宝嘉 缩编 李淑捷

上

山东文艺出版社

445
445-7.

LBJ

官场现形记

(上)

原著 (清) 李宝嘉
缩编 李淑捷

山东文艺出版社

策 划 禅苑工作室
主 编 李淑捷
副主编 博 夫 马嫦娥
编 委 (排名不分先后)
博 夫 李淑捷 李 琦 杨 光
梁乃茹 马嫦娥 铁 周 李志斌
吴献良 张亚琴

青少年中国古典文学精读·讽刺谴责卷

官 场 现 形 记

原著 (清) 李宝嘉 缩编 李淑捷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铁道标准化怀柔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30印张 650千字

1996年5月第1版 1996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8000册

ISBN 7—5329—1342—2

I·1180 定价:38.00元(全十册)

目 录

第 一 回	赵孝廉落第	(1)
第 二 回	黄知府过班	(9)
第 三 回	何藩台卖缺	(16)
第 四 回	新州牧办差	(25)
第 五 回	陶委员亏帐	(33)
第 六 回	观察公讨银	(41)
第 七 回	周师爷从军	(50)
第 八 回	胡统领剿匪	(58)
第 九 回	魏乡绅索诈	(67)
第 十 回	副钦差署院	(76)
第十一回	弄假赚优差	(85)
第十二回	借径谒权门	(93)
第十三回	择木另攀高	(102)
第十四回	鬻女掩冒骗	(111)
第十五回	联手卖亲朋	(119)
第十六回	密计遣群姪	(128)

第十七回	乘隙昧家产	(136)
第十八回	假子统营头	(145)
第十九回	劣婿倚泰山	(153)
第二十回	托梦说戒鉴	(162)

第一回 赵孝廉落第

话说陕西省同州府朝邑县，有一个不大不小的村庄，住有赵、方二姓，共约二三十户人家。两姓祖上都是世代务农。到了姓赵的爷爷手里，居然请了先生，教他儿子念书；到他孙子，忽然得中一名黄门秀士。姓方的瞧着眼热，也就不惜工本，开了一个学堂，请了一位叫王仁的城里举人来教他们的子弟读书。不上几年，居然造就出几个人材；有的会对个对儿，有的会诌几句诗；内中有个天份高强的，竟也把笔做了八股文的“开讲”。几个东家因此喜欢的了不得，九月重阳的时候，大家就商议着来年还请这个先生。王仁王孝廉见馆地蝉联，心中自是欢喜。

这年正值大比之年，那姓赵的便送孙子去赶大考。考罢回家，天天望榜，自不必说。到了重阳过后，有一天早上，大家方在睡梦之中，忽听得一阵马铃声响，大家被他惊醒。开门看处，只见一群人，簇拥着向西而去。仔细一打听，才知道是赵家相公考中了举人了。

且说赵老头儿，自从孙子中举，得意非凡。当下就有报房里的人，三五成群，住在他家，镇日价大鱼大肉的供给，就是鸦片烟也是赵家的。赵老头儿把一向来往的乡、姻、世、族谊，开了横单交给报房里的人，叫他填写报条，一家家去送。又忙着看日子祭宗祠，又忙着检日子请喜酒，还说如今孙子中了孝

廉，从此以后，又多了几个同年人家走动了。又忙着叫木匠做好六根旗杆：自家门前两根，坟上两根，祠堂两根。又忙着做好一块匾，要想求位翰林老先生题“孝廉第”三个字。想来想去，城里头没有阔亲戚可以求得，只有坟邻王乡坤，春秋二季下乡扫墓，曾经见过几面。因此渊源，就送去了一份厚礼，央告他写了三个字，连夜叫漆匠做好，挂在门前，好不荣耀。又忙着替孙子做了一套及时应令的棉袍褂，预备开贺的那一天好穿了陪客。

到了初三这天，诸事停当，辰牌时分，就赶着先到祠堂里上祭。当下都是让中举的赵温走在头里，后头才是他爷爷，他爸爸，他叔子，他兄弟，跟了一大串。当下合族公推新孝廉主祭，族长陪祭，大家跟着磕头。一时祭罢祠堂，回到自己屋里，便是一起一起的人来客往，算起来还是穿草鞋的多。送的份子，倒也络绎不绝；顶多的一百铜钱，其余二十、三十也有，再少却亦没有了。

看看日头向西，赵老头儿祖孙三代才把王乡坤盼来。原来这王乡坤坐的是轿子，还没有走到门前，赵温的爸爸抢上一步，把牲口拢住，带至门前。王乡绅下车，爷儿三个连忙打恭作揖，如同捧凤凰似的捧了进来，在上首第一位坐下。这里请的陪客，只有王孝廉宾东两个。王孝廉同王乡绅叙起来还是本家，王孝廉比王乡绅小一辈，因此他二人以叔侄相称。他东家方必开也戴了红帽子、白顶子，穿着天青外褂，装做斯文的样子，陪在下面。当下吃过一开茶，就叫开席。王乡绅一席居中，两旁虽有几席，都是穿草鞋、穿短打的一班人；还有些上不得台盘的，都在天井里蹲着吃。这里送酒安席，一应规矩，赵老头儿全然不懂，一概托了王孝廉替他代作主人。

王乡绅是两榜进士出身，见满桌的人，除王孝廉之外，没有第二个可以谈得来的，便只同王孝廉应酬。赵温虽说新中举，无奈他是少年新进，王乡绅还不把他放在眼里。至于他爷爷及方必开两个，到了此时，都变成了“锯了嘴的葫芦”，只有执壶斟酒，举箸让菜，并无可以插得嘴的地方。王乡绅饮至半酣，文思泉涌，议论风生，不禁说起自己幼年读书，不知挨了多少打，罚了多少跪，到后来才挣得这两榜进士。他叹道：“唉，虽然吃了多少苦，也还不算冤枉。”王孝廉接口道：“这才合了俗语说的一句话，叫做‘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赵家中举开贺，一连忙了几天，便有本学老师叫门斗传话，叫赵温即日赴省填写亲供。门斗去后，赵温他爷爷便请王孝廉同到省城，以便随时请教，王孝廉当即满口应允。赵老头儿取过历本，一看十月十五是个长行百事皆宜的黄道吉日，遂定在这天动身。

十五日一大早，赵温同王孝廉吃饱了肚皮，出了大门，骑了牲口，顺着大路，便向城中进发。前几天，王乡绅曾有信下来，说赵世兄如若上省填亲供，可便道来城，在舍下盘桓几日。所以赵温同了王孝廉一直进城，投奔他家而来。王孝廉是熟门熟路，管门的一向认得，立时请进，并不阻挡，赵温却是头一遭。门上的人因为他是王孝廉同来的人，也就让他进去。转过屏门，便是穿堂，上面三间大厅，却无桌椅台凳。又转过一重屏门，方是一个大院子，上面五间大厅，居中是三间统厅，两头两个房间；上头悬着一块匾，是“崇耻堂”三个字。王乡绅出来，王孝廉连忙上去请安，王乡绅把他一扶。跟手赵温已经爬在地下了，王乡绅又过来呵下腰去扶他。王乡绅先开口问赵温的爷爷、爸爸的好。谁知赵温到了此时，不但他爷爷临走嘱咐他见

了王乡绅替他问好的话，一句说不上来，连听了王乡绅的话，也不知如何回答，面孔涨得通红，嘴里吱唔了半天，才回了个“好”字。王乡绅见他如此，也就不同他再说别的了，只和王孝廉攀谈。

言谈之间，王乡绅提起，他有个姓钱号叫伯芳的舍亲，是他内人第二个胞兄，在江南曾做过一任典史。他官虽只做得一任，任上的钱倒着实开得几文回来。现在他托了人，还想出来做他的典史。王孝廉道：“既然有路子，为什么不过班做知县，到底是正印。”王乡绅道：“我们这位内兄，他却另有见解，他说州县虽是亲民之官，究竟体制要尊贵些，有些事情自己插不得身，下不得手；自己不便，不免就要仰仗师爷同着二爷。多一个经手，就多一个扣头，一层一层的剥削了去，到得本官就有限了；所以反不及他做典史的，倒可以事事躬亲，实事求是。这人做官倒着实有点才干，的的确确是位理财的好手。”王孝廉道：“俗话说的好：千里为官只为财。”王乡绅道：“正是这话。现在我想明年赵世兄上京会试，倒可以叫他跟着我们内兄一路前去，诸事托他招呼招呼，他却是很在行的。”王孝廉道：“这是最好的了，还有什么说得。”当下留他二人晚饭，就在大厅西首一间，住了一夜。次日一早起身，往省城而去。

且说赵温虽然中举，世路上一切应酬，究未谙练。前年小考，以及今年考取遗才，学台大人虽然见过两面，一直是一个坐着点名，一个提篮接卷，却是没有交谈过；这番中了举人，前来叩见，少不得总要攀谈两句。他平时见了稍微阔点的人，已经坐立不安，语无伦次；何况学台大人，钦差体制，何等威严，未曾见面，已经吓昏的了。亏得王孝廉遇事招呼，随时指教，凡他所想不到的，都替他想到。也亏得赵温质地聪明，操演礼节，

牢记不忘，总算能对付过去。当下两人回乡，预备来年会试。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已过新年，赵温一家门便忙着料理上京会试的事情。王乡绅处也有人过来投书，赵温拆开看时，见说到“舍亲处，说好结伴同行，旧仆贺根，相随多年，人甚可靠，望即录用”云云，便知道来人即是王乡绅所荐的那位管家贺根了。那贺根见了赵温，请了一个安，说了声“谢少爷赏饭吃”，又说“家主人请少爷的安”。赵温因他如此打扮，乡下从未见过，不觉心中呆了半天，不知拿什么话回答他方好。他爷爷说：“这个人是你王公公荐来的，僧来看佛面，不可轻慢于他。”就留他在书房里住，一应大小事务，都不要他动手。后来还是王孝廉过来看见，说：“现在这贺二爷既然是府上的管家，不必同他客气，事情都要叫他经经手，等他弄熟之后，好跟世兄起身。”赵家听得如此，才渐渐的差他做事。

到了十八这一天，便是择定长行的吉日。此番因与钱典史同行，所以一直径奔他家，安顿了行李，便同到王府请安。次日，钱、赵二人，一同起身。王孝廉直等到送过二人之后，方才下乡。

这钱典史一向是省俭惯的，晓得贺根是他妹丈所荐，便不带管家，一路呼唤贺根做事。过了两天，不免忘其所以，渐渐的摆出舅老爷款来。背地里不知被贺根咒骂了几顿。幸亏赵温初次为人，毫无理会。况兼这钱典史是势利场中历练过的，今见赵温是个新贵，前程未可限量；虽然有些事情欺他是乡下人，暗里赚他钱使，然而面子上总是做得十二分要好。又打听得知赵温的座师吴翰林新近开了坊，升了右春坊右赞善；京官的作用不比寻常，他也有心想巴结到这条路上。

却说他主仆三人，一路晓行夜宿，在河南地面上，又遇着

一场大雪，直至二月二十后，方才到京。钱典史另有他那一帮人，天天出外应酬，忙个不了。这里赵温会着几个同年，把一应投文复试的事，都托了一位同年替他带办，免得另外求人，倒也省事不少。不过大帮复试已过，只好等到二十八这一天，同着些后来的在殿廷上复试；居然取在三等里面，奉旨准他一体会试。赵温便高兴的了不得，写信禀告他爷爷、父亲知道。

这里自从到京，头一桩忙着便是拜老师。赵温请教了同年，把贴子写好，又封了二两银子的贽见，四吊钱的门包，去顺治门外见他的老师吴赞善。一霎时到了吴赞善家门前，大门开处，走出一位老管家来。赵温手捧名贴，含笑向前，道了来意。那老管家知道是主人去年考中的门生，连忙让在门房里坐，取了手本、贽见，往里就跑。停了好一会子，不见出来，赵温心里就疑惑起来。

原来这些当穷京官的人，好容易熬到三年放了一趟差，原指望多收几个财主门生，好把旧欠还清，再拖新帐。那吴赞善自从二月初头到于今，那些新举人来京会试的，他已见过不少。见了张三，探听李四，见了李四，探听张三，只要有点音头，他见了面，总要搜寻这些人的根底。吴赞善亦早把赵温的家私，问在肚里，知道他是朝邑县一个大大的土财主，又是暴发户；早已打算，他若来时，这一份贽见，至少亦有二三百两。等到家人拿进手本，这时候他正是一梦初醒，卧床未起；听见“赵温”两字，便叫“请到书房里坐，泡盖碗茶”。老家人答应着。幸亏太太仔细，便问：“贽见拿进来没有？”说话间，老家人已把手本连二两头银子，一同交给丫鬟拿进来了。太太接到手里，掂了一掂，嘴里说了声“只好有二两”。吴赞善听说只有二两银子，心内好像失掉一件东西似的，面色登时改变起来。嚷着道：

“退还给他，我不等他这二两银子买米下锅！回头他——叫他不要来见我！”说着赌气仍旧爬上床去睡了。赵温扑了一个空，无精打采，快快地出门坐车回去。钱典史接着，忙问：“见了没有？”赵温道：“今儿老师不见客。”钱典史叫他明天再去。到了明日，赵温又起早跑了去，仍是没有见着。钱典史晓得这里头有点不对，便把从前要靠赵温走他老师这条门路的心，淡了下来。

过了几天，恰是初八头场。赵温进去，狠命用心，做了三篇文章，又恭恭敬敬的写到卷子上。一连吃了九天苦，出场之后，足足睡了两日两夜，方才睡醒。

四月初九放榜，初八写榜。从几天头里，赵温就没有好生睡觉。到了初八黑早，还没有天亮，他就唤醒了贺根，叫他到琉璃厂等信。贺根说：“我的爷，这会子人家都在家里睡觉，赶去做吗？”赵温一定要他去，贺根推头天还早，一定要歇会子再去，主仆两个就拌起嘴来。还是钱典史听不过，爬起来帮着赵温吆喝了两句，他才叽哩咕噜一路骂了出去。这一天赵温就同热锅上的蚂蚁一般，茶饭无心，坐立不定。到得下午，便有人来说，谁又中了，谁又中了。偏生贺根从天不亮出去，一直到晚不曾回来。赵温急的跳脚。等到晚上，街上人说榜都填完了，只等着“填五魁”了。贺根知道没了指望，方才回寓。

赵温见了他眼睛里出火，骂他“没良心的东西”。贺根恨极，便说：“等我再去打听。”随即跑出去，找到一个卖烧饼的，同他商议，假充报子，说他少爷中了会魁，好讹他的钱分用。卖烧饼的依他话，便跑了来敲门报喜。赵温自然欢喜，问要赏他多少银子。贺根道：“这是头报，应该多赏他几两。”赵温道：“赏他二两。”报喜人嚷着嫌少，一定要一个大元宝。后来还是贺根

做好做歹，给了十两一锭。那报喜人去了，贺根跟着出去，定要分他八两，卖烧饼的只肯五两。两个人在那里吵嘴，被钱典史出去出小恭，一齐听了去。就说：“贺根，你少爷已经不中进士，不该再骗他钱用。”贺根道：“你老别多嘴。我骗他的钱，与你什么相干？谁要说破这件事，咱们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叫他等着吧！”钱典史听了这话，把舌头一伸，缩不进去，那里还敢多嘴。只可怜赵温白送了十两银子，空欢喜了一夜。到第二天，不见人来替他道喜；又买本题名录来一看，自己没有名字，才知昨夜受骗，气的一天没有吃饭。

赵温自从正月出门到今，不差已将三月。如今没有得中进士，只好整顿行装，准备起身回去。不料他爷爷望他成名心切，寄来一封书信，又汇到二千多两银子。信中写：“倘若联捷，固为可喜，如其报罢，即赶紧捐一中书，在京供职。”信上并写明是王乡绅的主意。赵温接到此信，不好便回，只得托了钱典史替他打听，那里捐得便宜，预备上兑。那钱典史本来是瞧不起赵温的，现在忽然看见他有了银子捐官，便重新亲热起来；想替他经经手，可以从中取利的意思。后见赵温果然托他，他喜的了不得，今天请听戏，明天请吃饭；又拉了一个打京片子的人来，天天同吃同喝，说是他的盟弟，认得部里的书办，有什么事托他，那是万妥万当的。赵温便信以为真，过了一天，又穿衣帽去拜他，自己还做东请他。后来就托他上兑：二千多银子不够，又亏了他代担了五百两。赵温一面出了赁据，约了日期；一面写信家去，叫家里再寄银子出来好还他。这里一面找同乡，出印结，到衙门，忙了一个多月才忙完。从此以后，赵孝廉变了赵中书，还是贺根跟他在京供职。

第二回 黄知府过班

且说钱典史在京里混了几个月，幸亏遇见一个相好的书办，替他想法子，把从前参案的字眼改轻；然后拿银子捐复原官，加了花样，仍在部里候选；又做了手脚，不上两个月，便选了江西上饶县典史。说来也巧，偏偏从前在江南揭参他的那个知府，现如今做了江西藩司，成了他的上司。这钱典史觉得狭路相逢，心中很不自在。左思右想，便找了一个叫胡理的盟弟商量，托他找门路给那江西藩司说项。胡理连哄带骗，又使了钱，才请一位徐都老爷写了信疏通。那钱典史得了书信，自是感激，连夜便收拾了行李，打算后天长行，一直到省。

话说钱典史带着那封信，不消一月，便到了江西省城，找到下处。齐巧那位藩司又是护院。他一时也不敢投信，候准牌期，跟着同班一大帮走进二堂，在廊檐下朝着大人磕了三个头，起来又请了一个安。那大人只摊摊手，呵呵腰儿，也没有问话就进去了。钱典史来的时候手里捏着一把汗，恐怕问起前情，难以回话；幸亏大人不记小人之过，过了此关，才把一块石头放下。

但是他选的那个缺，现在有人署事，到任还未及三月。这署事的人也弄了什么大帽子的信，好容易署了这个缺；上司看了写信人面子，总要叫他署满一年，不便半路上撤他回来。好在姓钱的是实缺，就是闲空一年半载也不打紧；上司存了这个意思，所以竟不挂牌叫他赴任。却不想这位钱太爷只巴巴的一心想到任，叫他空闲在省城，他却受不了的了。一天到晚，不是钻

门子，就是找朋友，东也打听，西也打听，高的仰攀不上，只要府、厅班子里，有能在上司面前说得动话的，他便极力巴结，天天穿着衣帽到公馆里去请安。后来就有人告诉他：现在支应局兼营务处的候补府黄大人，是护院的天字第一号的红人。凡百事情托了他，到护院面前，说一是一，说二是二。新近赈捐案内，又蒙山西抚院保举了“免补”，部文虽未回来，即日就要过班，便是一位道台了。藩、臬为他是护院的红人，而且即日就要过班，所以凡事也都让他三分。

且说钱典史听见有这条门路，便一心一意的想去钻。究竟他办事精细，未曾稟见黄大人，先托人介绍，认得了黄大人的门口戴升。于是，拜把子，送东西，如兄若弟，叫的应天响。慢慢的才把“省里闲不起，想求大人提拔提拔”的意思说出来。戴升懂得他的心思，便安排要他明儿晚上来。齐巧黄知府为了支应局一个收支委员亏空了几百两银子，被他查了出来，马上撤掉差使，听候详参。黄知府随便与戴升谈及此事，戴升便即向黄知府保举了钱。黄知府道：“我没有瞧见过这人。”戴升道：“他是常常来稟见的，小的只为老爷事忙，没有工夫见他，所以从没有上来回。”黄知府道：“既然如此，叫他明天夜里来见我。”

谁知第二天，钱典史恭恭敬敬见到黄知府，黄知府却说：“求我的人实在多，总要再添几百个差使，才能够都应酬得到。”说完便端茶送客，并没有特别照应他的意思。钱典史很不自在的出来，戴升看出苗头，立时宽慰他说：“这算什么，也值得放在心上，象你老弟这样的班子，不是有人在内里招呼，如要见他一面，只怕等上三年见不着的尽多哩。”钱典史道：“我晓得，不是你老哥在内里，兄弟那里够得上见他，有你老哥拍

胸脯，兄弟还有甚么不放心的。”

后来，钱典史又去过几次，也有时见着，有时见不着。忽然一天，钱典史正走进门房，戴升适从上头回事下来，笑嘻嘻的朝着钱典史道：“老弟，有件事情，你要怎样谢我？说了再告诉你。”钱典史一听话内有因，心上一想，便道：“老哥，你别拿人开心。谁不知道戴二太爷一向是一清如水，谁见你受过人家的谢礼？这话也不象你说出来的。”戴升道：“真是真，假是假，不要说顽话。我们过这边来讲正经要紧。”钱典史便跟了戴升到套间里，两个人咕咕唧唧了半天，也不知说些什么。只听得临了一句是钱典史口音，说：“凡事先有了你老哥才有我兄弟，你还分彼此吗。”说完出来，竟欢天喜地而去。究竟所说的那个收支差使派他没有，后文再题。

这位算准了自己要升官的黄知府，果然在一天吃夜饭的时候，接到了保准过班的行知。戴升就约齐一班家人，戴着红帽子，去给老爷叩喜。叩喜起来，戴升便回：“绿呢轿子可巧今天饭后送来。家人刚才看过历本，明天上好的日子，老爷好坐着上院。”黄知府很得意。又问：“价钱讲过没有？”戴升道：“拿旧蓝呢轿子折给他，找他有限的钱。”黄知府道：“旧轿子抬去了没有？”戴升道：“明天老爷坐了新轿子，就叫他们把旧的抬了去。”

次日一早，黄知府便坐了绿呢大轿上院，叩谢行知。又拿了旧属贴子，先从藩台拜起，接着是臬台、粮巡道、盐法道，以及各局总办，并在省的候补道，统统都要拜到。黄大人至此便由知府变为道台。黄道台坐在绿呢大轿里，鼻子上架着一副又大又圆、测黑的墨晶眼镜，嘴里含着一枝旱烟袋。四个轿夫扛着他，东赶到西，西赶到东，从午前一直到三点半钟才回到公

馆。

又过了两天，戴升想巴结主人，便出主意要为太太做生日，由家人大众出份子，叫一本戏，备两抬酒，替老爷、太太热闹两天。黄道台道：“只怕这一闹，叫局里那些人知道，他们又有什么公份闹不清爽。”戴升道：“老爷的大喜，应该热闹两天才是。”黄道台也无他说。戴升便退了下来，自去办事。

到了拜寿的前一天晚上，门上忽然传进来一封电报。黄道台知道有事，忙请了帐房师爷过来翻查电码。师爷才翻出“军装案”三个字，黄道台的心就毕卜毕卜跳起来。师爷随即又翻出六个字，“帅查确，拟揭参”，黄道台此时更犹如打了一个闷雷似的，咕咚一声，往椅子上就坐下了。那师爷又翻了一翻，说：“还有哩。”黄道台忙问：“还有甚么？”师爷说：“朱守、王令均拟革，兄拟降同知，速设法。”下头注着一个“茎”字。黄道台便晓得这电报是两江督幕里他一个亲戚姓王号仲茎的得了风声，特来知会他的。便说：“这事从那里说起！”师爷说：“照这电报上，令亲既来关照，折子还没有出去。观察早点设法，总还可以挽回。”黄道台道：“你们别吵！我此刻方寸已乱，等我定一定神再谈。”

歇了一会子，正要说话，忽见院上文巡捕胡老爷，不等通报，一直闯了进来，请安坐下。众人见他来的古怪，都退了出去。胡老爷四顾无人，方才说道：“护院叫卑职到此，特为通知大人一个信。”黄道台正在昏迷之际，也不知回答甚么方好，只是拿眼瞧着他。胡老爷又说道：“护院接到南京制台的电报，说是那年军装一案，大人也挂误在里头，真是想不到的事情！护院叫劝劝大人，不要把这事放在心上，过上两个月，冷一冷场，总是替大人想法子的。”此时黄道台早已急得五内如焚，一句